

家里多年不养猫,现在庄上几乎没有人养猫了。当然,这里的猫是土猫,各种价钱不菲的宠物猫另当别论。虽然没养猫,家前屋后从来不缺猫。这些猫,应该是多年前庄上人家所养猫的后代,如今成了野猫或流浪猫。

三四十十年前,庄上人家养猫者多,那时老鼠多,猫是鼠的天敌。我邻居家养了一只猫,灰白的猫,长得肥壮,与邻居小姐姐同岁。我10岁时,那只猫也15岁了。我坐在门前,那只猫也坐在门前,与我对视。我还是一个少年,猫已是老人了。我的人生刚刚开始,猫已经唱着“最美不过夕阳红。”也就是15岁那年,那只猫寿终正寝。我已经记不得是否摸过那只猫,但那只猫与我对视的眼神,似一位长者,充满柔情,让我记忆犹新。

也就是10岁那年,我家养了一只白

猫。白猫曾经是流浪猫,无意中成为我家的一员。一次白猫将头探进我家的泔水桶,我轻手轻脚靠近它,抚摸了它。白猫先是一惊,回过头瞥了我一眼,与我对视中,眼神先是疑惑,继而索性闭上眼睛,咕噜咕噜地享受我的抚摸。从此白猫成为家猫,每次与我对视后,就闭上眼睛“喵喵”地叫着。白猫死于一场意外,我很伤心。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猫。

最近,有一只黄黑相间的猫总是来到我家前院,在垃圾桶里翻找一气。每当听到砰的一声响,我就知道那只猫来了,将垃圾桶翻倒了。猫是一只母猫,养了两只小猫,猫窝就在不远处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里。小猫正在哺乳期,母猫缺少营养。我虽为人之父,即能体会为猫之母的不易,所以我会故意将一些鱼或骨头装进袋子里摆在垃圾桶旁。我静静地、柔柔地隔着窗看着猫。猫有时

无意中抬起头,目光与我相遇。我发现猫的眼神也是柔柔的,仿佛体会到我的善意。

记得一个月前,天还未亮,我就早早起床了。走到楼上的明间,隔着玻璃门,我看到一只猫在外走廊走动。猫似乎觉察到了我,就停下来,与我对视。那时室内室外都黑漆漆的,迎着月光,我能看清是一只经常光顾我家前院的短尾猫。我常常凭窗观猫,那只猫从未与我对视过。室内那么暗,我不确定猫能看清我多少。我担心我的走动会吓着了猫,就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猫也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原地,是否也担心吓着了?隔着玻璃门,我与猫就这样对视着,好像两个世界中的生命。这样的对视持续了好几分钟。我终究要下楼,我慢慢后退。有趣的是,猫也慢慢地后退,消失在夜色里。

在与猫的对视中,我觉得猫就是另一个我,我就是另一个猫。

与猫对视

□ 李志杰



麻醉

□ 赵盛基

麻醉分局麻、半麻和全麻,即医学上的局部麻醉、半身麻醉和全身麻醉。有“幸”,这三种麻醉都在我身上发生过。

因蚊虫叮咬,小腿感染,引流手术采用局麻。医生在患处打上一针麻药,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手术刀将皮肉切开,虽心惊肉跳,但不痛不痒,几分钟后我就自行离去。

大腿脂肪瘤切除,采用了半麻。麻药从腰部椎管注入,少顷,下肢发热,继而麻木,失去知觉,但头脑清醒,上肢灵活自如。虽然看不见医生的动作,但整个手术过程我清清楚楚。手术没什么感觉,被推回病房的6个小时却是最难熬的。不准吃喝,不准动弹,不准枕枕头,平躺在床上,一分一秒地挨时间。当然,腰部以下还在麻醉中,想动也动不了(5个小时后才恢复了知觉)。难受

的是,能动的上肢却只能靠毅力控制,保持一动不动。

肾脏手术,采用了全麻。躺上手术台,医生一番操作,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2个多小时后,手术结束,被推回病房,经历了与半麻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是,半麻是清醒的,全麻完全失去了意识,没有一丝痛苦。苏醒后,才感觉到切肤之痛。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波折,甚至苦难。为了解除痛苦,麻醉不失为一种方法。关键是要对症下药,做出正确的选择。局麻虽然一忍即过,但也会留下痛楚;半麻虽然清醒,但下肢不听大脑指挥,犹如截瘫,非常无奈;全麻虽然没有一点儿痛苦,但意识全部丧失,只能任人摆布,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全然不知。

由此我想到,麻醉肉体是无奈之举,麻醉人生却万万不可取。

淘旧书记事

□ 陈佳丰

淘旧书大概是每个爱书人的心头好吧。与一本梦寐以求的旧书偶遇,如同他乡遇故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惊喜,激动真如饮琼浆玉液,浑身舒畅。

北京琉璃厂是淘旧书的圣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著名的文人、藏书家都曾在这里流连忘返,淘到自己喜欢的旧书和堪称珍品的各类典籍。如鲁迅、胡适、郑振铎、黄裳等等都在这里留下过淘书的足迹和身影。2011年到北京旅游,住在杨梅竹斜街,离琉璃厂不远,便冒雨走到这里逛旧书店,在一家店里花了仅仅2元钱淘到一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卡彭铁尔的《追击·时间之战》,此书是花城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的一种,此丛书编辑精良,市面早已难觅踪迹。得之甚喜。

曾经在本地旧书摊上淘到一套萨克雷的1957年人民文学版的《名利场》上下册。得到这套书的过程颇为有趣。本地的旧书摊曾在公园前的空地上与古玩摊错落相处,东西绵延至几百米,每到周六、周日便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可惜后来被城管管得又文明,又干净,最后冷冷清清不见踪迹,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这一天一大早,从地摊的东头逛起,走了不远便发现了那本《名利场》,一问摊主只有上册,无奈放弃。走了几十米又在另一个书摊发现一本《名利场》,仔细一看竟是下册,真有这么巧吗?简直难以相信,按捺住激动,与摊主还价,“只有这一本下册,便宜卖吧!”,最后仅以2元成交。拿起书急忙倒回到上一个书摊,又以2元买了那本上册。这套书心仪已久,而且品相在八成新,又以这样的奇遇成交,可谓“天作之合”,“无巧不成书”。

当然这样的巧事很少,更多的是手里的旧书只有上册或下册,另一半却机缘难遇,迟迟找不到对象。好在现在有了网上渠道,寻找旧书变得容易多了。但也少了许多逛旧书摊的乐趣。我的半部旧书,如1980年人民文学版的《源氏物语》,1976年人民文学版的《艳阳天》,1980年人民文学版的《上海的早晨》等都是孔夫子旧书网配齐的。

最后的菜单

□ 李 晓

葛老头病危了——这是一天早晨老刘在微信里告诉我的。

老刘随后给我打来电话,约在周胖子的牛肉面馆见。老刘说,我们商量一下,买点东西去看葛老头,毕竟交往一场。

在周胖子的牛肉面馆,老刘呼啦啦吃完了半斤牛肉面,他胃口似乎很不错。老刘冲着我打了一个响嗝,发出一种窖窖里酵母的酸臭味。他眨了眨眼睛说,兄弟啊,这个葛老头,平时太吝啬了,你看,这下阎王要收他的命了,我看他还把那些钱握在手里干啥子。我看老刘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了。

今年63岁的葛老头是个吝啬鬼,也确实不假,我有时感觉他就是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在中国的转世。葛老头经营着小本买卖,偶尔在生意场上做一点“串串”那样的投机生意,他到底有多少钱,其实也是一个谜,不过最让朋友们纠结的是葛老头对金钱的极度吝啬,起初我们喊他“铁鸡公”,后来觉得不妥,“铁鸡公”上面还生一层锈呐,叫“玻璃鸡公”最合适,锈也不生,他时时刻刻琢磨着如何挣钱,是在鸡脚杆上也要刮一层油的人。像葛老头这种人,身边原本没啥朋友的,可他倒是一个例外,他常常出人在我们的酒局饭桌上,当然差不多都是白吃白喝,然后抹着油光光的嘴巴就开溜,嘴里朝众人献媚地嘟囔一声:“下次等你们的电话啊!”喉咙里的食物刚落入胃里,他就在等待下一次的纵情吃喝了。

葛老头为什么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想透了。每当葛老头在我们身边免费吃喝时,我们就随意拿他的吝啬来尽情“消费”取笑他,喊他“玻璃鸡公”“葛郎台”“一颗针”(喻一颗针也舍不得借给人家的人)。每当这时候,葛老头只顾自己鸭子一样埋在水里狼吞虎咽,吃饱了抬头,冲我们装着傻笑,一点不生气,其实他心里明白又赚了一次免费吃喝。有葛老头的场合,我们拿他取乐,开心大笑,我们由此衬托出自己的慷慨豪爽,还流行一句口头禅“做人不要做葛老头”。有次吃饭,一直等等等等,葛老头仍没来,我们顿觉失落,我打电话喊他马上来吃海鲜,葛老头说他到外地进货去

了,我们顿时没了吃饭的兴趣,敷衍着吃完早早散了。

葛老头60岁生日时,喊我到他家去,在一个本子上拟定了30多个人,准备请这些人好好吃一顿饭。在他生日那天,结果只来了13个人。那天晚上我买了生日蛋糕,熄了灯,葛老头闭上眼睛吹灭了摇曳的生日蜡烛,灯再开时,我见葛老头满眼是泪。吃饭时,我悄悄问葛老头:“老葛,你刚才许了啥愿?”他诚恳回答,愿九泉之下的爷爷保佑他,活过90岁。葛老头的爷爷活了96岁,老人家临终前还去洗了澡,然后坐到老椅子上,僧人一样安然“圆寂”了。

我和老刘提着水果牛奶去医院看葛老头,他已经气息奄奄了,不过见我们来了,他回光返照般清醒过来,他摸着我们送去的一个苹果,喉结蠕动中咕嘟了一声:“我已经吃不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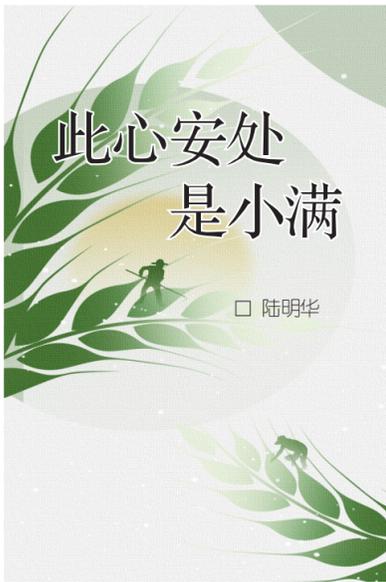
看过葛老头的第三天,他的女儿打来电话,哽咽着说,“我爸要走了,他希望你来看一下。”

我赶到医院,葛老头艰难地挣扎着起身,我以为他要像传说的某个重病之人开口说话:“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葛老头抬了抬眼皮,示意周围的亲属出门,他那青筋毕露的枯手,颤抖着从床下摩挲着取出两张纸,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然后,安然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是一件沉甸甸的心事落了地。

第二天黄昏,葛老头走了。在葛老头的丧宴上,来了70多个人,这些人都是我一一请来的。那天的宴席,专门请来了大厨,大家都吃得很欢,人人满意,感觉我请来的朋友们都没有为葛老头的离世而悲伤,到底是丧宴还是生日宴我一时都糊涂了。

我把这些吃了丧宴准备离开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打开那天葛老头交给我的两张纸,告诉他们,这是老葛在病床上拟定的菜单,宴请的朋友,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饮食口味,他还请大家都不要送礼了,说生前麻烦了大家,这一次,请大家开开心心一点,好好生活下去。

朋友们来到葛老头的灵堂,对着他的遗像鞠躬默哀。我听见了哭声,老刘哭得最伤心。出了门,老刘长叹一声说,老葛这个人啊,就是吝啬一点,人其实还是一个好人。



此心安处是小满

□ 陆明华

二十四个节气里,我觉得最动听的名字就是小满。小满小满,小小的圆满,小小的满足,这样低低的念叨着,感觉是那么亲切而祥和。

立夏后十五日就是小满。天气热了,却还不到酷暑,似一种刚刚处于丰盛状态的热情。此时,草木不再是嫩嫩娇弱的鲜绿,而是渐渐深沉得藏蕤,所有的孕育也逐渐饱满的宁静。

“小满小满,麦粒饱满。”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在这样的时候来到田间,扯下一支饱满的麦穗,一搓一揉再一吹,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仁就放到了嘴里。嚼一口,嫩生生、肉筋筋、甜丝丝中带着清香。

农谚把“满”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小满不满,干断思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田里如不蓄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地干裂,时至芒种也无法栽插水稻。“立夏小满正栽秧”“秧奔小满谷奔秋”,小满时节若水土合宜,雨水丰裕,即能预示一年丰收在望。

童年的美好总让我割舍不下,因此也格外珍惜因小满而牵出的往事随想。如今,漫步于垄上,轻轻掬一把麦穗,小满的含义在掌心里逐渐扩展——小满,带领着夏收的作物,进行着灌浆的冲刺,一天天走向饱满或者圆满。

时光流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切尽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经常惦念樱桃的时候。家里有亲戚在山中,前些年小满时候,亲戚就会送上樱桃来让我们尝新,用一个小小的篮筐盛放着,用几片芭蕉叶作为盖子盖住篮筐,煞费心思。

樱桃是他家自种的,并不像车厘子那么肥大,但籽粒饱满,晶莹剔透,颜色淡淡的,就像少女脸上的一抹绯红,不以风情见长,唯觉一片清纯。小满的樱桃,应时而生,当季而成,自然是备受青睐。

食野菜亦是小满风俗。夏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随处可见。《逸周书》说:“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说,久服可以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古人认为苦菜能治疗热症,还能用它醒酒。医书上叫它天香草,其滋味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凉嫩香。

俗话说:小满大满江河满。小满过后,气温逐渐升高,雨量也明显增加,这使人体内湿气逐步加重,其暑湿扰人。中医把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的高温高湿称为“热邪”和“温邪”,把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活动称为正气,热邪和湿邪都能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因而,小满养生先要去湿健脾胃。这样才能不受湿邪的侵袭,保证身体健康。

小满还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菜根谭》中说:“敬器以满覆,扑满以全空;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宁处缺不缺。”意思是说,敬器装满了水就会倾覆,存钱罐只有空着才能保全;君子宁愿一无所有也不愿太富有,生活宁可欠缺一些也不要太过圆满。盈招损是万物生存运转的规律,小满正是将满不满的最佳状态。

小满的满,不满,因为还有憧憬和希望;小满的满,很满,因为此心满足,便是幸福。宋代大词人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于我,此心安处是小满。

麦穗:幸福的疼痛感

这时,阳光专注发力,逼出身体里的炽热于人间,于大地上的万物植物们快速完成自己;地里的麦穗几天功夫就达到麦生的高潮——金黄的饱满,在海样的辽阔里相互递送欢笑

藏身高枝的夏蝉,似乎受到欢乐的感染集体抡起鼓点
老人茶水蛇皮口袋地走出村子
汇合外出打工的劳力,回到麦子中间

蜻蜓,野花,狗尾巴草偏爱着孩子
抽闲闲聊的人蹲在地头
只等那庞大的铁牛,从邻近的麦地出来
突突地用黑烟打着招呼
来来回回中
麦粒在幸福的疼痛里,逐一分娩 (孙永云)

无名诗

那团紧簇的花
有一簇脱落了、分离了
像风中的灰尘
无声的落地了
没有人知道
曾经的它
也盛开过 (孙书斐)

母亲的天空

风被日头赶走
庄稼与树叶一起收敛了笑容
田地里辛勤劳作的母亲
用心血,与土地作真诚的交流
我熟悉脚下的土地
它仍是卅年前的模样
母亲望着我和湛蓝的天空
将将额前的发丝,笑了 (张承斌)

等翻过垭口那一天

开始是一个点,微小,不起眼
洒满院坝、堰塘、田野,还有山洞的最里面
不喜安分,肆意撒欢
一个脚印,就是一个点
一串脚印,连成许多直线
纵横交错,串起老屋、村小和菜市场的转角巷
等翻过垭口那一天,嗖地一下,射线一般
跑得飞快,飞得好远
哪管黄泥黑瓦,在身后,瘦到看不见
绿皮家伙,穿山钻洞,毫无挂念
不惧汽车,驰骋风电
绝美高楼,耸立巍然
走走,又停停
兜兜,再转转
车站、公园,或是桥墩的下面
直到画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圆圈
围住事业、家庭,又逃走了思念
无奈,又往回看
走来时的路,捡忽略的景,寻不在的人

等翻过垭口那一天,才恍然
老屋,正塌在茅草堆里,弃儿一般 (杨 靖)

阻止一些野草进入

一排排抽油机,日夜兼程
抽汲着地下隐藏的石油
铁栅栏站成一堵墙
管道里发出声响

一些野草时常攀爬入侵
采油工人,拒绝它们攀高枝
用铁锹、镰刀
捍卫着
井场恢复铁律般的秩序

一些低矮的草试图钻进铁栅栏
为它们调转方向
阻挡它们每一次抵达 (王军辉)

离乡人的车速

小镇离村庄有些远了
车窗外松树的针叶无声的坠落
小溪水似乎也止住了潺潺
一条河道向前铺开,丢去向藏匿在水底

季节行走到这时候,如果再添一分花红柳绿
或者此类的修辞
都显得多余累赘
一个离乡人的车速会缓下来
像摇着软尾巴的蝌蚪
游向稻田深处:“时间的源头!”

因此靠右停着,我不一定非要等待什么
如女儿说的茧里化蝶
或如你说的青梅竹马
此刻我只剩下一种爱,就是我所缺失的爱

乡村的路渐渐变宽了
我并不知道它将通往何处
有一些灯亮起
它们告诉我,要把车停在亮灯的地方 (韦汉权)